

繁蕙家客厅里的那盆巴西木开花啦!好花要共赏,她给微信群的朋友们发去信息,约请那晚能抽出工夫的朋友们观看她的即时直播,并且就此发表感想。巴西木开花是她未曾想到的,那盆巴西木才养了三年多,居然蹿出两个花穗,其中一个几天工夫就升得有两尺来长,而且开始斜伏,上面均匀分布着纯白的绣球状花苞,花球下还分泌出晶莹的蜜汁滴,煞是可爱!尚未张开花瓣,已经飘出沁脾香气。从网上查了资料,知道巴西木开花无花体还是香气都绝对无毒,而且还能吸收消弭甲醛等有害气体。细筒状花瓣会在傍晚张开,入夜盛开,天亮后再闭合,花期大约会持续五六天。她约请众友人观看即时直播,是算好了时间,那天晚饭后花瓣会齐刷刷张开,她每隔五分钟传去一张照片,会以全景、中景、近景和大量特写来展现巴西木开花,还会有她和老伴用自拍器录下,在盛开的花木前跟众朋友问好的视频。

繁蕙的微信圈,绝大多数是大学同窗。他们在

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读于一所工科学院,毕业后分配在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单位,经历过相同的时代风云,陆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退休。他们退休那阵,个人电脑还没流行,繁蕙是最早拥有个人电脑,并且迅速掌握汉字输入法的,她在本世纪初就开了博

巴西木开花啦

刘心武

客,进行网聊,并且比较早就拥有手机,又在微博刚流行时就成了微博控,是最早一批网购控,时下她又成了手机不离手的微信控,当年的同窗,凡能联系上的,她都动员他们加入微信群,她若放下手机,那么多半不是坐在台式电脑前,就是手持平板电脑或阅读器,她老伴常笑她:“你的老伴哪里是我,是数码工具!”

当年的同窗里,唯有长期跟她睡上下铺的慈梅,在这数码化的时代,彻底地落伍了。慈梅几年前在她一再动员下,才终于置备了一台电脑,她在电话里费好大劲教会了慈梅上网,她通过电邮给慈梅

传去不少配乐的幻灯片,嘱咐慈梅给她回复,慈梅却只是给她来电话,说无论如何学不会汉字输入法,今后联系还是打她座机吧。繁蕙忍不住在电话里说:“你当年是班星成绩拔尖的呀!怎么现在学个新技术这么费劲?其实你只要找个年轻人,到你身边指点几次,很快就掌握了呀!”慈梅竟马上挂断了电话,繁蕙这才意识到失言,慈梅中年丧偶没有再婚,独生子在十年前患脑癌去世,虽然媳妇对她很好,但是儿子和媳妇没有生育,七年前媳妇改嫁了,给别人家生了后代,慈梅哪里找能关怀帮助她的年轻人去!

同窗们都很怀念慈梅,她当年是班上最爱唱歌也唱得最好的,有“夜莺”的外号。慈梅不回复电邮,甚至也不置备手机,同窗们逢年过节或想起她时,给她打座机,虽然她的回应一开始总很高兴,但只要来电者道出“你一个人可真不容易啊”“你闲了时只管来电话”等话语时,慈梅便会直率地告白:“我一个人过得好好啦!我才不闷呢!我充实得很!”慈梅拒绝同情,厌恶怜悯,展示出其性格中以前不为同窗所知的刚强硬冷一面。

那天繁蕙在微信群里的巴西木开花直播,给都已步入八十岁的同窗们极大的乐趣。微信里七嘴八舌,有叹稀罕的,有赞花美的,有遗憾嗅不到香气的,有咏诗抒情的。笔调侃他们两口子老来俏的,有借此交叉对话的……一位男士忽然来了句:“你就该动员慈梅入群,由她高歌一曲!”繁蕙知道一个秘密,就是那男士当年给慈梅递过情书,没想到几十年后别的人一时都忘记了慈

文化杂咏·窈窕

胡中行 诗 孙绍波 图

外容内德贵兼修,淑女窈窕君子逑。沪上如今多美色,一开口便使人愁。沪上美女如云,然不知淑女有几?古训淑女为窈窕,即今所谓外表心灵俱美者也。尝遇一女绝美,开口竟是老娘。更有“宁在宝马车里哭”者,我无语矣!



梅,他却从心底牵出了初恋的情愫。繁蕙忍不住就从自家座机打到慈梅座机,向她报告自家巴西木开花的情景,慈梅听了很高兴,也跟繁蕙报告她家阳台上仙人掌开花,繁蕙趁机动员慈梅加入微信群,慈梅说新买的手机只用于上街时应急拨打救援号码,“我不入群也挺好的”,接着就结束通话。

巴西木开花的微信直播结束后,老伴见繁蕙满屋子找纸笔,就问她:“怎么?要返老还童吗?”繁蕙说:“正是。我要给慈梅写信。明天你先去打印巴西木开花的照片,然后把我的信拿到邮局去寄,注意:第一,封口前别忘把照片搁进去,搁进去前别忘在背面写说明;第二,现在到邮局窗口投寄往往会不用邮票只打



订有一份晚报,每天傍晚必得下楼到邮箱取报,不管过些天慈梅从那邮箱里连同报纸取出这信时,以及回到居室拆看后是什么反应什么心情,反正繁蕙写信时心里暖流潺潺,巴西木开花啦,人生还剩几许?与同窗分享这桩乐事,就是当下生命实实在在的意义!

盘尼西林,还要「穿越」多久

钱绍昌

近年来抗战剧一部接一部,既有很多精品,粗制滥造的也着实不少。打仗当然有伤亡,伤口被细菌感染就会发炎,就得用抗菌药物。一说到抗菌药物,多数编剧马上就会想到——盘尼西林(青霉素)。于是,缺医少药的八路军千方百计搞盘尼西林就成了一个“抓人”的情节:去卖,去抢,甚至——去偷。最后总是搞到了手,治愈了伤员。笔者这几天观看的电视剧《生死连》,其中就有这样一段千篇一律的剧情。故事发生在1941年,最后,八路军在冀中的一个小城经过不少周折,用银元买到了盘尼西林。

剧情很煽情,遗憾的是,抗战时期中国根本没有盘尼西林!

我曾多次在“夜光杯”上撰文指出:抗战时期中国没有青霉素(见2006年5月17日《抗战时期东北没有盘尼西林》、2011年11月13日《捉电视剧的“扳头”》、2012年12月11日《青霉素又“穿越”了》)。可惜,各位编剧或许没有读到这些文字罢,要不他们怎么仍然爱把盘尼西林像宝贝一样捧住不放呢?

青霉素是在1928年被英国细菌学家Fleming偶然发现的。1939年二战爆发后,由于大量伤员因伤口感染而死亡,才由国家组织Florey和Chain等一批科学家,在Fleming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制成了可以用于临床的青霉素,那已经是1940年了。英国开始生产青霉素时,因制作成本高,产量小,只能用于英国及同盟国的伤员,不可能出口到中国来,所以我国在抗战时期并没有青霉素。抗战刚胜利时,我国开始从英美进口青霉素,价格极高,据我回忆,每支青霉素要一条小黄鱼(一两黄金)。

那么抗战时我国的抗感染药物用什么呢?主要是磺胺类药(sulfa drugs),其中最常用的是治疗全身感染的磺胺噻唑(sulfathiazole),俗称消治龙,以及治疗肠道感染的磺胺胍(sulfaguanidine)。那时我父亲开着私人诊所,家中有一间小药房,里面有各种磺胺药。抗战后期我已是中学生,拉肚子的时候,会自己从药房里抓两片磺胺胍吃,吃了很快就能止泻。

现今编剧的功力问题,经常遭人诟病。笔者希望,编剧对这些历史常识,该好好做做案头功课。这样让人笑话的“穿越”,不要再出现了。

也是好文章

孙香我

废名有言:“近人有以‘隔’与‘不隔’定诗之佳与不佳,此言论诗大约很有道理,若在散文恐不如此,散文之极致大约便是‘隔’。”这一层论“隔”与“不隔”的意思,未经人道,颇堪咀嚼。

澡堂新年第一天开门,吃过中饭去泡澡,一进澡堂,便对柜台里面的老板道:“恭喜发财!”老板马上笑眯眯的:“同发!同发!”按我的习惯,按我心里想说的,过年招呼人乃是一句“新年好”,大大

方方的,“恭喜发财”就嫌它俗了,不大说得出口。但人家开澡堂的,新年第一天做生意,我这一句“恭喜发财”,怕又是最应时景了的话,最合乎情理的了。古人有言:“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从文章论,一句“新年好”是我想要说的,这是“不隔”,一句“恭喜发财”,不是我最想说的,这是“隔”了,但这一“隔”,一句俗气的“恭喜发财”,反而成了“只是恰好”的好文章。

我们写文章,一味求“不隔”,拼命的要写自己最想说的,哇啦哇啦,写出来的东西怕真是过犹不及了。文无定法,“隔”的反而是好文章,废名拈出此意来,要算得金针度人,真得要谢谢他呢。

人一步步走过来的,也都得到过前辈专家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所以也应该把这份责任传承下去。为此,特别邀请了席燕娟、叶勇、李再耀、陈朝宾、马倩等几位优秀的青年歌唱家,让他们挑选了自己拿手的曲目。比如:“让我们携手同行”(选自莫扎特歌剧《唐璜》)、“金子,你在我心里”(选自歌剧《原野》)、“怀念战友”、“斗牛士之歌”(选自比才歌剧《卡门》)、“星光灿烂”(选自歌剧《托斯卡》)等,让他们能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海大剧院的舞台上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喜爱。

这次音乐会在票价上也有大动作。最高定在380元,最低80元,这样的票价是大剧院同类演出的一半,并推出了大量的公益

22年再遇“春”

张峰

记得最早参加“上海之春”的演出是在1993年,当时我还是音乐学院的学生。

今年5月11日我的独唱音乐会在上海大剧院举办,也是第32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参演节目。时隔22年,又一次与“上海之春”再次相遇,想来也是缘分。

这场音乐会本想定在去年9月,因之前我要在这国家大剧院拍电影版歌剧《奥赛罗》,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也考虑过后面的时间,但终因一些原因无法敲定,最终经主办方市文联领导建议放在了今年的“上海之春”期间。

关于这次独唱音乐会以什么为主题,各方面的朋友都给了一些建议,最终大家认为,从1994年我第一次在歌剧中扮演角色至今已有20年了,可以回顾总结一下,所以定了“峰尚二十年·张峰2015独唱音乐会”这个名字。

关注新人、扶持新人、推介新人,一直是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使命,我们这些已有了一些经验和阅历的“老演员”也都是从新

子罕篇载: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语之言,按今之主流意见,意为符合理法、原则的话,即正言。从,听从。巽与之言,巽言逊,《周易》巽卦象征顺从,故巽言通逊,恭顺、谦让;与,一种意见是“语”的假借字,本文采纳。说,同悦。绎,本义为抽丝,引申为分析头绪,寻究事理。如之何,怎么样,怎么办。也已矣,语气词连用,语意截然且强化。

用现代汉语复述此章大意:孔子说:“符合礼法、原则的话,能不听从吗?但实际能够改正错误才是可贵的!恭顺、谦让的话,听了能不高兴吗?但实际能够分析、辨别才是可贵的!只是高兴而不分辨,只是听从而不改错,我不知道该拿这种人怎么办啊!”

此章前两句的句读,以及“法语之言”“巽与之言”“绎之”的具体意思,自古以来皆有异义,说法不一。本文参考多数人主张,结合自己理解,作出如上解释,供读者朋友参考。

说“法语之言”者,大概主要是两类人,一是有原则的上级,二是正派的同事或朋友。他们说的在理,当然应该听从,实际上多数人也能听得进去。但是,听从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在于听后的行动,明白自己与“法语之言”的差距,进而改正错误,弥补不足。正是在这更可贵的问题,可以说多数人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从古到今,概莫能外。孔子早就深刻地看到人们身上的这种弱点,故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弟子们,“行”最重要,最可贵。

说“巽与之言”者,亦有两类人,一是虚情假意的拍马者,二是真心诚意的下属或友人。人的另一弱点在于愿听好话,包括吹捧的话和顺从的话,听了开心。可以说,多数人听“巽与之言”,仅仅停留在“说乎”层面,而不能“绎之”,即不能通过思考,辨别说话者的居心和目的,认清其言语的真伪。“绎之”还有一层意思,听话者要分析自己的品质、能力、特点,是否真如“巽与之言”所说,尤其看到其中的美化与夸大。

显然,“改之”比“从乎”难得多,“绎之”比“说乎”难得多。唯其难,故“为贵”。而“说而不绎”“从而不改”者为数众多,孔子说拿他们没办法,是谑语,内含讽刺与批评。若他们始终“不绎”“不改”,则就无可救药了。

李泽厚先生论此章:“爱听好话而难改过错,古今同病。孔子总讲具体问题,而不空谈性理,这才能真正塑建人性。”(《论语今读》)从人性角度,尤见深刻。实际上,孔子大量看似普通的议论,均应作如是观。

「改之为贵」

白子超



论语新读

唐驼写市招

唐秋生

唐驼是近代知名书法大家。他的书法秀美遒劲,含蓄朴茂,时称唐体,与沈尹默、马公愚、天台山人并称提额写匾四大圣手。二三十年代,请他书写市招联额或临他的字帖,成为一时风尚。

文人雅士自古以来都把书法看作是供人欣赏、装饰的艺术品,知名书法家更把为碑刻书写视为清雅高尚之举,很少听说哪一位书法家愿为商店写招牌的,人们认为文人为商店写招牌,只能悬挂在“酒楼茶肆”,意思是书法有“雅俗之分”。可是唐驼写市招却破前人之戒,从实用出发,有求必应,什么都写,为书法开拓了实用的领域。后来连张大千也替香港邵氏兄弟影业公司写起招牌字来了,当观众们看到影片上上映出邵氏出品的招牌大字时,已无人再想到其间有雅俗的问题。

唐驼在而立之年即以书法闻名上海,但他悉心钻研印刷技术,只以卖字为副业。起初为人写市招联额不过系遣兴之作,其后踵门求书者络绎不绝。他为当铺、神庙、寺观、里弄、门楣、墙界、码头、别墅、茶亭、桥梁、公所、院校等处书写招牌提名,还应聘为墓碑、牌坊、堂额斋匾挥笔洒墨。1926年5月30日是“五卅惨案”一周周年纪念日,上海各界人士、群众团体在29日举行集会游行,并在闸北宝兴路方家木桥举行烈士墓奠基典礼。唐驼亲笔题字:“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界全体国民为五卅殉难烈士建筑公墓举行奠基纪念,唐驼敬书。”用实际行动反帝爱国。我家保存典礼的题字拓片已于1996年8月15日捐献给上海市档案馆。

至今上海还有许多唐驼书写的商店、里弄等招牌高悬街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的市招都是他的手迹。新闻路“安宜坊”,1940年曾是中共地下党中央文库的新闻路金家巷“嘉运坊”,也是他的手笔。

